

安徽文史资料

第二十辑

安徽人民出版社

安徽文史资料

(国民党军事方面史料)

4-241/16 第二十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徽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4年·合肥

封面题签：张恺帆

封面设计：贾 愚

安徽文史资料

（第二十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徽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跃进路1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芜湖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875 字数：145,000

1984年12月第1版 1984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统一书号：11102·55 定价：0.90元

【限国内发行】

目 录

方振武生平·····	阮玄武(1)
我所知道的方振武·····	苏友文(99)
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三军始末记·····	张景周 程华亭(113)
汉奸张昌德叛变投敌前后·····	南陵县政协(134)
皖南事变前后的国民党五十二师·····	张剑华(155)
川军新七师在皖南活动的情况·····	杨芝灵(163)
国民党九十六军官兵获得新生的经过·····	黄振涛(170)
国民党一一六军覆灭记·····	戴 霖(183)
国民党一〇六师起义经过·····	金 里(193)
国民党军官总队内幕·····	陶子贞(197)
国民党各战区点验组内幕·····	陶子贞(204)
蒋介石并吞川军纪实·····	胡世杰(211)

方振武生平

阮玄武*

方振武，字叔平，是我共事多年的老上级。他是寿州（今安徽寿县）人，我是合肥人。我们虽同是安徽人，但早年却并不相识。我们之间初次见面是在一九二四年齐卢之战时。那时，方振武被卢永祥派为别动队司令，拨归杨化昭司令指挥，杨又拨给第一支队司令张义纯指挥；我那时在第一支队当团附。方振武为了给养问题，常到驻在浏河的第一支队司令部接洽，因此我们就认识了。齐卢之战后，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垮台，奉军进驻关内。方振武到天津投奔张宗昌。那时，我也在天津，寄住在杨化昭家里。张宗昌委派方振武为奉军先遣第二梯队司令。方振武请杨化昭推荐干部，杨把我介绍给他，我就当了他的参谋长。从此，我和他共事近十年，由奉军变成国民军，又变成国民革命军；他由司令、旅长、师长、军长升到总指挥、总司令，官越做越大。他每升一级，我也水涨船高地提升一步。后来，他当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我兼任省府委员；他被蒋介石召到南京时，我代理安徽省政府主席；他被蒋介石扣留在南京，我

* 本文作者现任民革中央委员、上海市民革副主委、上海市政协委员。

们的部队全由蒋收编，我还到南京去见过他一面。“九·一八”事变后，宁粤合流，胡汉民、方振武等都被释放了，我们又在上海见了面。不久，他到山西介休县编组了抗日救国军，我又从北平去山西，依然当他的参谋长。一九三三年，我们到察北和冯玉祥、吉鸿昌等共同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他坚持到最后，才化装逃出，由天津转香港出国。

记得我和他最后一次会面，是在张北县，时间是一九三三年的八月二十日左右。从此以后，我们虽未再见面，但还一直保持书信来往。他于“七·七”抗战后由国外回来，满腔热忱想参加抗战，但蒋介石只给他一个上将参议的虚衔，投置闲散。他不得已，在桂林办农场，收容一批安徽籍难民和流亡学生，但又受到蒋方特务的迫害，于是迁居香港九龙，参加了抗日民主运动。一九四一年太平洋大战爆发，港九被日寇占领，他化装由元朗逃走，到了广东境内，即被蒋帮的特务杀害。

纵观方振武的生平，应该说他不失为一个爱国者。作为他的老部下，我有义务把我知道的关于他的生平事迹实事求是地记录下来，提供历史研究工作者作参考。本文所记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三三年这十年间的往事，都是我亲身经历的。从他出生到一九二四年，以及从一九三三年直到他被害前后这两个时期的史料，则多是方振武本人对我谈的或由他的亲近友好对我谈的。所有这些，都尽我记忆所及，忠实地记录下来，以留史实。

（一） 从出生到离开山东的经过

方振武于光绪十一年（一八八五年）正月十二日出生在

安徽寿县瓦埠湖瓦埠镇。他的父亲一面耕种，一面在镇上当私塾老师，以资糊口。他的母亲生了两个儿子，振武是老大，老二叫梓南。后来，他的继母也生了两个儿子，所以他们是兄弟四人。振武幼年读书不成，投笔从戎，于清末应征在南洋新军第九镇三十三混成协辎重营当兵，他参加了一九〇九年安庆熊成基领导的起义，失败后被捕，在押送回原籍的途中逃脱，赴南京再次改名当兵。方振武是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时，他在第三师冷御秋部下，曾参加进攻南京的战斗，由连长升任辎重营营长。一九一三年二次革命（即讨袁之役），第三师被打垮，他随冷逃至日本，在那里见过孙中山先生，并入尚武学校。后来我看到他亲自填写的履历表，就写着“尚武学校毕业”。他于一九一七年左右回国到广东，被钮永建委任海上陆战队司令（时钮永建在大元帅府负责海军的统率）。一九二二年，孙中山举兵北伐，进驻桂林，方振武随许崇智出师北江，攻入江西。正当北伐军顺利进展的时候，陈炯明叛变，孙中山被迫离粤，许崇智率部进入福建，方振武带了他的海上陆战队，依然打着北伐的旗号，由江西辗转进入皖南，拟赴浙江投奔卢永祥。队伍开到浙西的开化，卢不允收编，反而把他的队伍缴械遣散了。他到了上海，住在法租界，叫他的兄弟方梓南出面，开了一爿烟纸店，借以谋生，并把自己隐蔽起来。这一段经过，是鲍刚后来对我谈的，鲍一直跟随方振武的左右，也是在开化被缴械遣散的。

一九二四年，江浙战争爆发。方振武再次投奔卢永祥，被委为别动队司令，归杨化昭指挥。杨化昭给他指定的任务是在浏河嘉定之间一段地带作策应和联系工作。这支部队

有六百人，大部分是招集安徽在沪的流亡人员和失业工人组成的。江浙战争的结果，卢永祥失败逃亡日本，方振武也把他的队伍撤到闸北，把枪缴给了上海总商会，队伍遣散。他和杨化昭先后都到了天津。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冯玉祥回师北京，推翻曹锟政府，同张作霖共同控制北京政权。那时，张宗昌任奉军（当时称“镇威军”）第二军军长，率部由冷口入关，进驻沧县马厂一带。方振武和张宗昌本是老相识。辛亥革命时，张宗昌投奔沪军都督陈其美，在李徵五（上海当时的流氓“闻人”之一）部下当军官，后来李部调去参加攻打南京，编入冷御秋第三师，张宗昌任团长。当时方振武也在第三师，任辎重营营长。以后，冷部驻扎徐州一带，收编徽山湖土匪褚玉璞股，冷派方去点编，方、张、褚三人同在第三师，彼此很有交情。因为有这段关系，一九二四年张宗昌率部到津后，方就去找他。那时褚玉璞也在张宗昌部下当旅长，张、褚对方振武极表欢迎。张马上给了方以镇威军先遣第二梯队司令（少将级）的名义。我由杨化昭推荐当了参谋长（上校级）。名义有了，队伍却要现编，人和枪械从哪里来呢？恰巧那时李景林为着同王承斌抢夺直隶省长，把王的所部第二十三师缴了械，一部分士兵被关禁在天津安徽会馆里。这些人就成了方振武的基本部队。同时，安徽会馆还是吴佩孚的一个后方兵站，里面存有不少军服装备，队伍编成后，也很象个样子。王承斌所部的第二十三师，本来是直系军队的精锐之一，所以经过改编后，稍加训练就可以对付了。先遣第二梯队按编制为一个团（镇威军第七十四团），一共编了三个步兵营，一个迫击炮连，一个机枪连，官兵共有二千多人。队伍编成后，由天津开马厂训练。方振武向张宗

昌要军官干部，张只给了一个人，此人叫顾震，原是张宗昌的副官，后来张疯狂扩充队伍，派顾震担任过炸弹队队长（所谓炸弹队，实际就是没有枪支，以炸弹为唯一武器的队伍）。方振武委顾震为第一营营长；第二营营长盛祥生，第三营营长郑植，是方振武的朋友介绍来的。机枪连连长李尚德，迫击炮连连长魏锡光，都是方振武的旧部亲信。

部队的枪械，顾震带来一百多支，褚玉璞为了照顾老朋友，送了一二百支，张宗昌拨来几百支步枪、几挺机关枪和几门迫击炮。张拨来的这些家伙，大多是零件残缺的，因为队伍急待开拔，也来不及修配。所以这支队伍，表面上看来，服装整齐，仿佛很象个样子，而实力则不过如此。

那时，段祺瑞执政府已发表任命，以卢永祥为江苏宣抚使。张宗昌率部南下，张命先遣第二梯队打先锋，首先开拔。张部的先遣第一梯队是在东北收编的白俄部队，拥有铁甲车等，实力很强，但到处奸淫掳掠，纪律很坏。张怕这支部队开到江南去不适宜，所以派了我们的队伍打先锋，而把白俄部队暂留马厂待命。我记得，我们是一九二五年元旦乘第一列车南下的，我带了两个营，方振武自己带了第三营和两个连。

当时，江苏督办齐燮元部下的徐州镇守使是陈调元。陈一贯狡猾善变，他看到奉军大举南下，知道自己的力量无法抵抗，他和张宗昌早年曾在冯国璋部下共过事，有些交情（张的母亲还是陈的干妈）。所以，一经张宗昌事先派人联络，彼此就取得了谅解。陈调元把自己的队伍从徐州调开，让出一条路，因此我们兵不血刃，就顺利地开到了浦口。齐燮元看到形势不妙，逃离南京，把部队撤到镇江一带。我们到了浦口后，南京商会派人欢迎我们过江。第二天，张宗昌的

大部队也陆续开来了。我们过江后，未进南京，即直奔龙潭、高资。齐燮元在镇江、高资之间布置了一道防线，把他的亲信部队卫队旅王壮飞部安置在十里长山，布防迎击奉军。

方振武打仗一向很勇猛，他带着二千多人的队伍，枪支不全，一经到达，就向十里长山进攻。经过一整天的激战，把齐军的王壮飞旅打垮，奉军连夜追击，拂晓到达镇江的开元寺。开元寺设有齐燮元的一个军械库，堆积了不少好枪，大部是日本的“三八式”步枪和“汉阳造”以及意大利的武器。原来这批武器是第六师作为储备用的，因为战事突起，还没有来得及运走。我们部分队伍进入开元寺，看到这许多好枪，真象耗子跳进了白米仓里一样，大喜过望，于是就一律换上了新枪。正当我们兴高采烈的时候，程国瑞突然带着部队来了，把开元寺包围起来，要缴我们的械。几经交涉，才允许我们每人带一支枪开出开元寺，其余武器都留下。我们只得忍气吞声答应了。当时部队很气愤，方振武是敢怒而不敢言。

程国瑞是张宗昌在东北当土匪起就一直相从的死党，当年袁世凯叫张宗昌暗杀陈其美，就是程国瑞动的手，可见张、程关系之深。那时，我们的梯队，名义上归程指挥，所以我们没法反抗。程自恃是张宗昌的嫡系，一直不把方振武放在眼里，他们同是少将级，但程总是以上司的口吻，并一直把对方叫作“方团长”。程为人极粗鲁蛮横，生活和张宗昌一样腐化。方振武那时还保持广东军人的一些作风，穿草鞋、打绑腿，这在程国瑞看来很不顺眼。平时，程国瑞看不起方振武，我们也很鄙视程的那一套土匪作风。这次在开元寺发生不愉快的事件后，方振武和我去见程国瑞，汇报一路作战经过。他的司令部设在镇江车站停放的一列花车上。他

穿着军装裤子，躺在铺上抽大烟，把一条套着长统皮靴的腿跷得老高。我们向他敬礼，他却躺着纹风不动，只是举着烟枪，对我们哼而哈之几句。我们对他这种傲慢无礼的态度，非常气愤。从此，方、程之间矛盾日益尖锐，这是导致方振武背离张宗昌的伏因之一。

奉军占领常州后，序列有所改变，褚玉璞部由句容经溧阳进驻宜兴，防备浙军毕庶澄部向江阴之线进攻，程国瑞、许琨部则沿沪宁线向无锡进攻，我们的任务是突破无锡江阴间的青阳镇。我们的部队从横桥进到黄桥镇，离青阳只有几里路。齐燮元在从无锡经青阳、花山到江阴间布置了一道新的防线，右靠长江，左靠太湖。那时齐燮元已和孙传芳联系好，他准备在这一线上堵住奉军，以便孙军一面由松江进兵驻防上海，一面派兵从长兴、宜兴进入无锡，支援齐军。驻守青阳的是齐燮元的嫡系第六师第二十三团王登高部。记得那天正是阴历除夕，我们只有两营士兵开到前线，方振武就决定发动攻击。下午二时，方下令第二营首先进攻，第三营继后。部队在进至青阳镇附近时，被一道河流阻挡，遭到对方猛烈抗击，死伤了一百多人。王登高看到我们攻势受挫，就发动一个反攻。我们前线全乱，退到黄桥镇。方振武把新开到的顾震营开上去，重新布置阵地，一面飞报驻在沪宁路横林车站的张宗昌总部告急求援。这时，程国瑞也接到我们的报告，报告上写错了一个字，他以为我们已经退到横桥，便拍桌子大骂，说非把方振武这小子枪毙不可。因为横桥如被敌占领，奉军的左右两翼主攻阵地就有被包抄的危险。但实际上我们只退到黄桥镇，离横桥还有三十里，一字之差，引起了程国瑞的百丈怒火。张宗昌、程国瑞接到我们的告急

报告，连夜派吴杰带一团兵到横桥，却看不见敌人的影子，也没有战事的痕迹。这才知道是战报错了。援军赶到黄桥镇时，天快亮了。我们阵地已经重新布置严密，当即决定，吴团迁回花山，我军仍攻正面；两面夹攻青阳，一举攻下，把齐军王登高部打垮了。这一仗我们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方振武听到程国瑞曾声称要枪毙他，又看到吴杰的态度十分骄横，心中更加愤恨了。

我们开进无锡后，没有再打什么硬仗。以后进驻苏州。接着坐火车到了上海，驻防闸北。部队经过整理后，又开到昆山驻防。那时许琨的一旅也驻在昆山。

我们在昆山整理和训练部队，这次，枪械、人员都补充齐备了，另外张宗昌还批准我们扩编一个教练营。方振武派人到他的家乡寿县、凤台一带招募新兵，连、排长则选用他的旧部，真是亲兵亲将，这支部队便成了他的最基干的部队。他派我任梯队副兼教练营营长，所遗参谋长职由苏致臣（后改名宗辙）继任。方振武曾在苏的部下当过连长，而且苏致臣也是冷御秋部下，他们是旧袍泽。

一九二五年五月，张宗昌部从江南撤往苏北，因为那时张作霖意图抢夺江苏、安徽、山东三省地盘，苏南由奉军邢士廉、丁喜春两师开到接防。张任邢士廉为上海护军使，卢永祥无兵无权，被迫辞职。张宗昌部集结徐州，我们梯队则奉命开到徐州以东的八义集、碾庄一带集结待命。我部陈兵山东边境，窥伺济南，大有蠢蠢欲动之势。段祺瑞执政府看到形势不妙，只得任命张宗昌为山东督办，并将原山东督办郑士琦调往安徽。张宗昌奉命后，即派我们的第二梯队，分乘列车首先开往济南，驻在胶济铁路车站附近营房警戒，接着张

就随大军到达济南，就任督办。当时，山东有郑士琦的北洋陆军第五师孙宗先一个师，济南镇守使吴长植一个旅，兖州镇守使张培梅一个旅，和施从滨一个旅，张宗昌把这些部队都截留下来，只准郑士琦带胡翼儒一旅开往安徽。这一旅原是马良边防军的精锐部队，当该旅分装几列火车南开的时候，张宗昌又在津浦路沿线泰安、兖州、邹县各站埋伏部队，一俟火车到达，就把胡翼儒旅全部缴械。胡旅还有两个步兵营，一个炮兵连、一个机关枪连留在惠民县，没有来得及南开，也被张宗昌派史晟恩收编，拨归方振武指挥。

收编胡翼儒旅的两个营后，张宗昌命令把我们梯队扩编成立山东陆军第六旅，胡旅的丁、韩两个营成立一个团，由张派他的老朋友史晟恩来担任第一团长，开到济南；方振武原有的两个营因剿匪驻防利津、蒲台，现在也调回来成立一个团，由顾震升任第二团团长。史、顾都是张的人，方振武名义上升了官，但大权旁落，权力反而小了。而且顾震自恃是张宗昌的亲信，对方的态度一向傲慢，难以驾驭；史晟恩比较老实些，但因为他和张宗昌是老相识，处处倚老卖老。于是，方就想出了办法，把史部的两个营分开，派阮营到顾团去，把盛、郑两个营拨入了史团，调整后编制是：第一团团长史晟恩，辖第一营丁营长，第二营营长盛祥生，第三营营长郑植；第二团团长顾震，辖第一营营长王云阁，第二营韩营长，第三营营长阮玄武。这样，两个团都有他自己的部队，便于从中控制，可见从那时起，张、方之间已开始勾心斗角了。

是年秋，孙传芳以秋操为名，进兵江苏，驱逐杨宇霆。陈调元勾结孙军，在长江南北截击奉军，奉军大败。邢士廉部在沪几乎全被孙军消灭；丁喜春师则在南京被陈调元解决；杨

宇霆狼狈北逃。孙传芳自称五省联军总司令，渡江追击奉军；张宗昌则派队伍抗击。当时的徐海镇守使施从滨是张宗昌部的师长，奉命在固镇一带抵抗孙军。施从滨坐在铁甲车上指挥作战，但孙军从后面包抄过来，在固镇桥将施俘虏，旋即把他杀死。据说当时审讯施从滨的是孙传芳的执法处长熊炳琦，他以前当过山东省长，是被施从滨赶走的，这次正好公报私仇。

固镇大败，奉军全线后退，山东一度极为震动、慌乱，后来孙军追到韩庄，没有继续北进，济南的空气才缓和下来。

这时，张宗昌发表方振武为第二十四师师长，并任史晨恩为第六旅旅长，指挥原有的两个团。另一个旅由方兼任旅长，但只有旅长的名义，实际并没有部队，方振武完全被架空了。部队改名后，和褚玉璞部一起开到临城一带布防。正在这时，河南的国民二军发动对山东的进攻，从曹州向济宁攻击前进，声势甚盛。我们师奉调到曹州一带堵截，同时张宗昌又命第五师孙宗先，第二十混成旅吴长植去曹州一带布防。但孙宗先把部队撤至东平后，表示中立；吴长植则倒向国民二军，后来吴又把国民二军从间道引到济南附近，张宗昌恐慌异常，亲率留守部队抗击，才打退国民二军（吴长植后又投张，被褚玉璞枪决）。但鲁军前线，只有褚玉璞部招架，张宗昌极为恐慌，决定放弃兖州、泰安、济宁等地，把部队撤到界首，保卫济南。我们师也曾奉命撤出济宁，退至界首一线，担任石板村阵地堵击肥城之敌。在我们前面的国民二军是马吉第、李鸿嘉两个旅，被我军打垮了，我们夺回了肥城。顾震的第二团开进肥城时，纵兵抢劫居民，等到方

振武赶到肥城时，看到顾震带着一批护兵马弁，抬着抢来的衣笼皮箱，公然招摇过市，十分愤怒。那时我的一营兵开到肥城以东的穆家寨，对敌警戒。第二天中午，方振武派人送来紧急命令，叫我回师部去，把部队暂留交第九连连长鲍刚带领。我到肥城郊外的司令部时，知道方振武已将顾震看管起来。

我到司令部后，方振武即发表我为第二团团长，郑植为第三团团长，张义诚继郑植为第一团第三营营长（后在汶河作战阵亡），史晟恩任第六旅旅长兼第一团团长。此后，方即打电报报告张宗昌，宣布顾的罪状和处置办法：一是态度骄横，不听命令；二是无视纪律，纵兵殃民；三是撤职看管，听候查办。史晟恩平时对顾的骄横也不满，他也打电报给张宗昌，同样讲述顾的不法行为。张宗昌不得已回电同意了方的决定。但彼此之间的矛盾，无疑是进一步尖锐了。

顾震不仅对上傲慢，对部下也极专横，经常打骂部下，所以，部下对他也很不满。我接任他的团长，并没发生什么麻烦。我原带的一营，营长则由鲍刚升任。郑植的第三团，没有基本队伍，是由各营抽调人去编组而成。这样，方振武自兼的一旅，才有了实际的部队。史晟恩虽仍任旅长兼团长，但他的部下原边防军胡翼儒旅的一些军官，大都是保定军官学校的同学，和我们相处很好。这些军官对张宗昌缴胡旅的械是非常愤恨的。这样，方振武对部队的控制进一步巩固了。

顾震被看管后，济南有不少人函电交驰，为他说情。个月月后，方把他放回济南去了。

方振武和张宗昌的矛盾，在进兵苏南，程国瑞扬言要枪

毙方时就开始了，到张宗昌任山东督办后，矛盾逐步激烈化。一则是由于一些张宗昌的部下对方的歧视、排挤，他们自视是张的嫡系，看不起方的“半路出家”。方振武则看不惯他们那种土匪作风。有一次，方振武为他的岳母做寿，散发了不少帖子，这本是旧军阀中习见的事，但张宗昌的参谋长李藻麟公开讥笑方，到做寿那天，只有褚玉璞来了，其他如李藻麟、程国瑞、方永昌等既不到，也不送礼，使方振武很难堪。二则是张宗昌对方振武日益疑忌，他除把顾震、史晨恩等派到方的部队实行控制外，还处处察访方振武的行动。有一次，张宗昌到张庄顾震的团部看部队，他在顾的床头看到一本陈独秀谈文学革命的书，就严词问顾，是不是方振武发给你的，他认为这是方搞“赤化”的证据。顾当时承认是他自己捡来的。张宗昌还是不信，把书带回去，当面交给方振武，并说：“这种书你们队伍里不少吧！”方听了很生气，说：“我们那里决没有这类书，你去问顾震好了。”后来，顾写了报告，说这书是他在澡堂里捡来的，这才不了了之。可见张宗昌和方振武之间的矛盾，已非一朝一夕，到了方扣押顾震事件发生时，矛盾已发展到无法缓和的程度，加上奉军接近土崩瓦解，而国民军冯玉祥方面也开始对方进行了联络策反的工作，所以，方后来便倒向了国民军。

为冯玉祥做方振武的联络工作的是徐谦（季龙），徐和方振武原在广东大元帅府时代是旧相识。徐谦派人来联系，李纪才也派人来联系。那时国民二军已撤至汶上、宁阳一带，我们的一师人逃至汶河边上，司令部驻扎柏新庄，我的团部在安驾庄。冯玉祥派徐谦的侄子徐维烈当代表到了安驾庄。方振武派我和师部秘书长方植之（振武的堂叔）先和徐

维烈秘密商谈，而后见方振武决定。正在谈的时候，不想糊涂透顶的徐谦用明码打了一个电报给铁路局转给方振武。这个电报的大意说：界首集车站转方司令叔平兄，已与焕章（冯玉祥）协妥，派维烈前来面晤，希予面洽。这个电报落到了鲁军前方总指挥褚玉璞的手里，褚并且把它转送给了方。方振武接到此电，当然十分害怕。显然，这一幕已暴露给张宗昌知道了。本来，顾震被释放回济南后，到处散布方的流言，说方振武如何心怀异志，这一来，无异证实了顾的流言。

正当这时，张宗昌和吴佩孚、靳云鹗暗中勾搭好了，国民二军的陈文钊、王文蔚、高汝桐倒戈，张宗昌决定对李纪才所率的国民二军发动反攻。褚玉璞借此机会在界首总指挥部召集军事会议，说是布置反攻，要方振武去出席。方如何敢去，只得派参谋长苏致臣去参加。过一天，苏致臣从界首回来，带回一份所谓反攻计划，并传达褚的通知，要方务必亲自去会商。形势已经发展到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地步，如果再不发动，有被扣留解决的危险。方把我找到司令部，把情况告诉我，并一起分析了各方情况，决定立即脱离张宗昌加入国民军。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五日，我们开始行动，先把史晟恩看管起来。方振武对我和部下其他将领说：“我方某革命了多年，跟随孙中山先生多年，今天处身在这样的土匪部队里，实在无法忍受下去。效坤（张宗昌）是我多年的朋友，在他为难时，我没有拆他的台，现在我打了胜仗走开，自问是对得起效坤的。”

我们要把部队拉过黄河，必须通过东平，那时驻扎在东平的是孙宗先一师人。孙原是张怀芝、田中玉的旧部，在张